

妖火
真菌之毁灭
不死药

卫斯理

倪匡作品集

卫斯理科幻系列①

修订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倪匡小说作品集
卫斯理科幻系列①

青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妖 火

序 言	3
第 一 章 行为怪异的老先生	4
第 二 章 世界上最怪的实验室	19
第 三 章 一个暴毙的神秘人物	26
第 四 章 妖火!	33
第 五 章 科学上的重大发现	44
第 六 章 失手被擒	59
第 七 章 再探神秘住宅	73
第 八 章 接连发生的凶杀	85
第 九 章 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99
第 十 章 再度失手	112
第 十 一 章 海底基地见张小龙	120
第 十 二 章 毁灭全世界的力量	136

真菌之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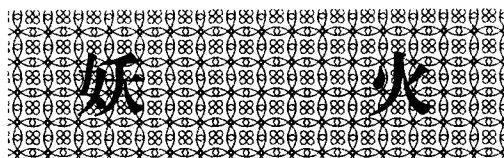
序 言	153
第 一 章 同归于尽的计划	154
第 二 章 逃亡	170
第 三 章 双重性格人	186
第 四 章 荒郊异事	202

第五章	地窖中别有乾坤	217
第六章	海底总部大混乱	231
第七章	医生史上的罕例	241
第八章	真菌之毁灭力	258

不死药

序	言	279
第一章	死囚的越狱要求	280
第二章	不顾一切后果的行动	291
第三章	“十九层”	304
第四章	漫长航程	317
第五章	失败	330
第六章	一大群白痴	341
第七章	从开始就跌进了陷阱	352
第八章	隐蔽的世外桃源	365
第九章	不死药的后遗症	378
第十章	喝了不死药	390
第十一章	我会不会成为白痴	399

卫斯理科幻系列



卫斯理受生物学家张小龙之父所托，调查张小龙离奇死亡的原因。张小龙在死时留下一只美洲黑豹、一个矮小土人以及每天在窗外出现的一盏妖火——，这是怎么回事？

序 言

《妖火》是第一个以卫斯理为主的科幻故事，开始了日后一连串的科幻故事的创作。现在再来重看、重校、重删、重订，有一个现象，十分有趣，就是可以看到二十年来，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的生活，影响极大，一些当时认为可以写进小说中的“大事”，现在已全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了。

《妖火》的故事也写得十分长，所以也变成了两册。在《妖火》中做出的幻想到的设想，现在看来，仍然十分新鲜，创作时，离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足二十年，所以才有那样的故事结构，现在，四十年过去，自然“俱往矣”了。

第一章 行为怪异的老先生

我从来也未曾到过这样奇怪的一个地方。

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像是一篇小说，而不像是现实生活中所应该发生的。但是，它却又偏偏在我身上发生了。

我必须从头讲起：那是一个农历年的大除夕。

每年大年三十晚上，我总喜欢花整个下午和晚上的时光，在几条热闹的街道上挤来挤去，看着匆匆忙忙购买年货的人，这比大年初一更能领略到深一层的过年滋味。因为在大年初一，只能领略到欢乐，而在除夕，却还可以看到愁苦。

那一年，我也溜到了天黑，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令得街头行人的面色，忽红忽绿，十分有趣。而我，则停在一家专售旧瓷器的店家面前，望着橱窗中陈列的各种瓷器。

我已看中了店堂中红木架子上的那一个凸花龙泉胆瓶，那个胆瓶，姿色青莹可爱，而且还在青色之中，带点翠色，使得整个颜色，看起来有着一股春天的生气。我对于瓷器是外行，但是这个瓶，即使是假货，它的本身，也是有其价值的，因此，我决定去将它买下来。

我推门走了进去，可是，我刚一进门，便看到店员已将那个花瓶，从架上小心翼翼地捧了下来。

我心中不禁愣了一愣，暗忖难道那店员竟能看穿我的心意么？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因为那店员，将这个瓶，捧到了一位老先生的面前。

那老先生将这个瓶小心地敲着、摸着、看着。我因为并不喜欢其他的花瓶，所以，便在那老先生的身边，停了下来，准备那老先

生买不成功，我就可以将它买了下来。

那老先生足足看了十多分钟，才抬头道：“哥窑的？”龙泉瓷器，是宋时张姓兄弟的妙作，兄长所制的，在瓷史上，便称为“哥窑”，那位老先生这样问法，显出他是内行。

那店员忙道：“正是！正是，你老好眼光！”

想不到他马屁，倒拍在马脚上，那老先生面色一沉，道：“亏你讲得出口！”一个转身，扶着手杖，便向外走去。

我正希望他买不成功。因为我十分喜欢那个花瓶，因此，我连忙对着发愣的店员道：“伙记，这花瓶多少钱？”那店员还未曾回答，已推门欲出的老先生，忽然转过身来，喝道：“别买！”

我转过身去，他的手杖几乎碰到了我的鼻子！

老年人和小孩子一样，有时不免会有些奇怪的，难以解释的行为。

但是，我却从来也未曾见过一个一身皆是十分有教养的老年人，竟会做出这种怪诞的举动来。一时间，我不禁呆住了难以出声。

正在这时候，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走了出来，满面笑容，道：“老先生，甚么事？”那老先生“哼”地一声，道：“不成，我不准你们卖这花瓶！”他的话，说得十分认真，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味在内。

那胖子的面色，也十分难看，道：“老先生，我们是做生意的——”

我想不到因为买一个花瓶，而会碰上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正当我要劝那老先生几句的时候，那老头子，突然气呼呼地举起手杖来，向店伙手中的那个花瓶，敲了过去！在那片刻间，店伙和那胖子两个人，都惊得面无人色。幸而我就在旁边，立即一扬手臂，向那根手杖格去。

“拍”地一声响，老先生的手杖，打在我的手臂上，我自然不觉得甚么疼痛，反而将那柄手杖，格得向上，直飞了起来，“乒乒”

一声，打碎了一盏灯。

那胖子满头大汗，喘着气，叫道：“报警！报警！”

我连忙道：“不必了，花瓶又没有坏。”

那胖子面上犹有余悸，道：“坏了还得了，我只好跳海死给你们看了！”

我微微一笑，道：“那么严重？这花瓶到底值多少？”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准备他一说出这花瓶的价钱，便立即将之买下来的，而且付现钞。

那胖子打量了我一眼，说出了一个数目字。

刹时之间，轮到我来尴尬了，那数字之大，实足令得我吃了一惊。当然，我不是买不起，但要我以可以买一个尽善尽美游艇的价钱，去买一个花瓶，我却不肯。

我忙道：“噢，原来那么贵。”胖子面色的难看就别提了，冷冷地道：“本来嘛！”我拉了老先生的手臂，从地上拾起手杖，走出了这家店子，拉了老先生转过了街角，背后才不致有如针芒在刺一样地难受。

我停了下来，道：“老先生，幸而你未曾打烂他的花瓶，要不然就麻烦了……”

我只当那老先生会有同感的。因为看那位老先生的情形，可能是千万富翁，但是我还未曾见过一个肯这样用钱的千万富翁。

怎知那老先生却冷冷地道：“打烂了又怎样，大不了赔一个给他，我还有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它们原来是一对。”

我越听越觉得奇怪，道：“你说，店里的那个花瓶原来是你的？”老先生“哼”地一声，道：“若不是祖上在龙泉县做过官，谁家中能有那么好的青瓷？”

我一听得他如此说法，心中有一点明白了。

那一定是这位老先生，原来的家境，十分优裕，但是如今却已渐渐中落，以致连心爱的花瓶，也卖给了人家，所以，触景生情，神经才不十分正常。

然而，我继而一想，却又觉得不十分对。因为他刚才说，家中还有一个同样的花瓶，照时价来说，如果将之变卖了，也足以令他渡过一个十分快乐的晚年了。可能他是另有心事。

我被这个举止奇特的老年人引起了好奇心，笑着问道：“老先生，那你刚才在店中，为甚么要打烂那个花瓶？”

老先生望着街上的车辆行人，道：“我也不明白为甚么——”

老者讲到这里，便突然停止，瞪了我一眼，道：“你是甚么人，我凭甚么要对你讲我的事情？”我笑道：“有时候，相识数十年，未必能成知己，但有缘起来，才一相识，使成莫逆了，我觉得老先生的为人很值得钦佩，所以才冒昧发问的。”

“高帽子”送了过去，对方连连点头，道：“对了，譬如我，就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了解……”

我心中又自作聪明地想道：“原来老头子有一个败家子，所以才这样伤神。”

那老先生道：“我们向前走走吧，我还没有请教你的高姓大名啦。”

我和他一齐向前走着，我知道，从每个人的身上，都可能发掘出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来的，但从这位老先生的身上，所发掘出来的事，可能比一般的更其动人，更具曲折。

我听他问起我的姓名，便道：“不敢，小姓卫。”那老先生显然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连忙道：“姓卫？嗯，我听得人说起，你们本家，有一个名叫卫斯理的，十分了得。”

我不禁笑了笑，道：“卫斯理就是我，了得倒只怕未必。”

那老先生立即站住，向我望来，面上突然现出了一种急切的神情来，一伸手，抓住了我的手，我觉得他的手臂，在微微发抖。

我不知道他何以在刹那之间，如此激动，忙道：“老先生，你怎么啦？”

他道：“好！好！我本来正要去找你，却不料就在这里遇上了，巧极，巧极！”

我听了他的话，吓了老大一跳，他的口气，像是要找我报仇，苦于不知我的行踪，但是却恰好狭路相逢一样！我忙道：“老先生，你要找我，有甚么事？”我一面说，一面已经准备运力震脱他的手臂。

老先生忽然叹了一口气，道：“老头子一生没有求过人，所以几次想来看你，都不好意思登门，如今既然遇上了你，那我可得说一说了。”

老先生道：“请到舍下长谈如何？”

我松了一口气，心想原来他是有求于我，忙道：“那么，你请说吧。”

今天是年三十晚，本来，我已准备和白素两人，在一起渡过这一晚上的。但是我听出那老先生的语言，十分焦虑，像是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他一样。所以我只是略想了一想，便道：“好的。”

老先生站住了身子，挥了挥手杖，只见一辆“劳斯莱斯”轿车，驶了过来，在他的面前停下，那辆名贵的车子，原来早就跟在我们的后面了。

穿制服的司机，下车打开车门，我看了车牌号码，再打量了那老先生一眼，突然觉得他十分面熟，这是时时在报上不经意地看到过的脸孔，我只是略想了一想，道：“原来是先生！”

我这里用“先生”代替当时我对这位老先生的称呼，以后，我用“张海龙”三个字，代表他的姓名。我是不能将他的真姓名照实写出来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多人知道的名字。

那老先生点了点头，自负地道：“我以为你早该认出我的。”

我想起刚才竟认为他是家道中落，所以心情不好一事，不禁暗自失笑，他到现在为止，财产之多，只怕连他自己也有一些弄不清楚！

我们上了车，张海龙在对讲电话中吩咐司机：“到少爷住的地方去！”

司机的声音，传了过来，一听便可以听出，他语意之中，十分可怖，反问道：“到少爷住的地方去？”张海龙道：“是！”

他“拍”地关掉了对讲电话靠在沙发背上，一言不发。我心中不禁大是奇怪。为甚么司机听说要到“少爷住的地方”去，便感到那么可怕呢？

因为我不但在司机刚才的声音中，听出了他心中的可怖，这时，隔着玻璃望去，司机的面色，也是十分难看，甚至他握住驾驶盘的手指，也在微微发抖！

我向张海龙望去，只见他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并没有和我谈话的意思。

我决定不去问他，因为我知道，这其间究竟有些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是迟早会知道的。

车子向前驶着，十五分钟之后，便已出了市区，到了郊外，又驶了二十分钟，才折进了一条窄空的，仅堪车子通行的小路，这时已经远离市区了，显得沉静到了极点。

在小路上又驶了五分钟，才在一扇大铁门的前面停住，铁门的后面仍是一条路，那天晚上，天气反常，十分潮湿，雾也很浓，前面那条路通到甚么地方去，却是看不十分清楚。

车子在铁门面前，停了下来，司机下了车，张海龙这才睁开了眼睛，在衣袋中摸出了一串钥匙，找出了一柄，道：“去开铁门！”

司机接过了钥匙，道：“老爷……你……”

张海龙挥了手，道：“去开门！”那司机的面色，在车头灯的照耀之下，更是难看之极，他以颤抖的手，接过了钥匙，走到那铁门的面前。

突然之间，只听得“呛琅”一声，那串钥匙，跌到了地上，司机面无人色地跑了回来，道：“铁门上……的锁开……着……开着……”

这时候，我心中的奇怪，也到了极点。

多雾的黑夜，荒凉的郊外，社会知名的富豪，吃惊到面无人色

的司机，再加上我自己这个不速之客，但究竟会发生一些甚么事情呢，我却一无所知！

再也没有其他环境，比如今这种情形，更其充满了神秘的气氛的了。

张海龙听了，也像是愣了一愣，道：“拿来。”司机在车子中取出了一具望远镜，交给了张海龙，张海龙凑在眼上，看了一会，喃喃地道：“雾很浓，但好像有灯光，开进去！”

司机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上前去推开了铁门，拾起了钥匙，回到了车中，驱车进门。而在那一段时间内，张海龙将望远镜递给了我。

我从望远镜中望去，只见前面几株大树之中，一列围墙之内，有着一幢很大的洋房。浓雾掩遮，并看不清楚，但是那洋房之中，却有灯光透出。

车子向前飞驶着，离那洋房越来越近，不必望远镜也可以看得清了，洋房的围墙和墙壁上，全是“爬山虎”，但显然有许久没有人来修剪了。

我实在忍不住这种神秘的气氛，回过头来，道：“张老先生，可是令郎有着神经病，或是其他方面的毛病么？”张海龙却并不回答我。

车子很快地驶进了围墙，在大门口停了下来。

围墙之内，也是野草蔓延，十分荒凉，灯光正从楼下的大厅射出，而且，还有阵阵的音乐声，传了出来。那是舒伯特的小夜曲。

只不过，当我们的车子，停在门口的时候，音乐声便停止了。

张海龙自己打开了车门下了车，我连忙跟在后面，他向石阶上走去，一面以手杖重重地敲着石阶，大声道：“阿娟，是你么？”

直到这时候为止，我对于一切事情，还是毫无头绪，如今，我总算知道了一件事，那便是在这屋中的，是一个女子。

果然，只听得大厅中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声音，道：“爸爸，是我。”

张海龙向石阶上走去，他刚一到门口，门便打了开来，只见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女郎，正站在门前，她一出现的时候，望着张海龙，面上带着一点怜悯的神色，但是她立即看到了我，一扬头，短发抖了一下，面上却罩上了一层冷霜。

我从他们的称呼中，知道那女郎，便是张海龙的女儿，只听得张海龙道：“阿娟，你怎么来了？”那女郎扶着张海龙，向内走去，道：“我知道你一定要来的，所以先来等你。”

张海龙叹了一口气，道：“你回去，我请了一位卫先生来，有话和他谈。”

张小姐回过头来，冷冷地望了我一眼，她的脸上，简直有了敌意，道：“你有甚么事情，可以和外人说，竟不能和女儿说么？”

张海龙摇了摇头，道：“卫先生，莫见怪。”

我就算见怪了，这时候，想赶我也赶不走了，我非弄清事情的究竟不可。

我们进了大厅，大厅中的布置，华丽得有些过份。张海龙请我坐了下来，道：“阿娟，这位是卫先生，卫斯理先生。”

那女郎只是向我点了点头，道：“爸爸，你怎么老是不死心？每年，你都要难过一次，连过一个年，都不能痛快！”

张海龙道：“你不知道，我这次，遇上了卫先生，恐怕有希望了。”

那女郎并没有冷笑出声音来，可是她面上那种不屑的神情，却是令得人十分难堪，一扭身，便走了开去，独自坐在角落的一张沙发上，“刷刷”地翻着一本杂志。当着她父亲的客人，她这样的举动，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难道她以为年轻、貌美、家中有钱，便可以连礼貌都不要了么？

我心中对这位千金小姐，十分反感，欠了欠身，道：“张老先生，有甚么事情，你该说了。”

张海龙托着头，又沉默了一会。

张海龙道：“卫先生，你可知道，一个年轻人，留学归来，他

不赌、不嫖，没有一切不良的嗜好，但是却在一年之内，用完了他名下两百万美元的存款，又逼得偷窃家中的物件去变卖，那花瓶，就……是给他卖了的！”

我听得张海龙讲出这样的话来，心中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我是当张海龙郑重其事地将我请到了这里来，一定有极其重大的事情。怎知却是为了这样的一件事。他说的，分明是他的儿子。

他说他的儿子不赌不嫖，但如今，有哪一个父亲敢说完全了解自己的儿子？二百万美元存款，自然全在赌嫖中化为水了！

我尽量维持着笑容，站了起来，道：“张先生，对不起得很，对于败家子的心理，我没有研究。”

那女郎忽然昂起头来，道：“你以为我弟弟是败家子么？”

我狠狠地反顶了她一句，道：“小姐，我是你父亲请来的客人，并不是你父亲企业中的职员！”

那女郎站了起来，道：“我弟弟不是败家子，你说他是，那是给我们家庭的侮辱！”我弯了弯腰，冷冷地道：“高贵的小姐，我想，是你们高贵的家庭有了麻烦，令尊才会请我来的！”

那女郎的面色，变得十分难看。

张海龙忙道：“阿娟，你别多说了。”他说着，又转过头来，道：“她比她弟弟早出世半小时，他们是孪生的姊弟。”

我实在不想再耽下去了，连忙道：“张先生，你的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张海龙面上肌肉抽搐，眼中竟有了泪花，道：“卫先生，你一定要帮忙，因为他失踪已经三年了！”

我心中震动了一下，一位亿万富翁儿子的失踪，那可能意味着一件重大的罪恶。但是我仍然道：“那你应该去报警，或者找私家侦探。”

张海龙道：“不，我自己并不是没有脑筋的人，我不能解决的事，私家侦探更不能解决。而我不想报警，因为亲友只当他在美国的一个实验室中工作，不知他已失踪了。”

我感到事情十分滑稽，道：“你可是要我找回令郎来？”

张海龙紧紧地握着手杖，道：“那自然最好，但是我希望至少弄明白，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究竟做了些甚么事，和为甚么会失踪的！”

我耸了耸肩，道：“连你也不知道，我又怎么会知道呢？”

张海龙道：“这就是我要借重你的地方，你跟我来，我给你看一处地方，和一些东西，一路上我再和你约略地讲他的为人。”

我又开始发现，事情不像我想像的那样简单。

我想了一想，便道：“好。”那女郎则道：“你决定将我们家中的秘密，弟弟的秘密，暴露在外人的面前么？”

张海龙的神情，十分激动，道：“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这是秘密。但是我相信事情弄明白了之后，小龙的一切作为，对我们张家来说，一定会带来荣誉，而不是耻辱，终将使所有外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女郎不再说甚么，道：“要不要我一齐去？”

张海龙道：“不用了。”

那女郎又在那张沙发上坐了下来，在坐下之前，再向我瞪了一眼。显然地，这位美丽的女郎，对我的出现，表现了极度的厌恶。

我不去理会她，和张海龙两人，出了大厅，绕过了这幢大洋房，到了后园。在后园，有着一个方形的水泥建筑物，像是仓库一样，铁门上有锁锁着。

张海龙摸索着钥匙，道：“小龙是一个好青年，因为他一年三百六十天，连睡觉都在里面睡的，他可以成为一个极有前途的科学家的！”

我向那门一指，道：“这是甚么所在？”

张海龙道：“这是他的实验室。”我又问道：“他是学甚么的？”

张海龙道：“他是学生物的。”我正想再问下去，突然，我听得出那扇铁门之中，传来了一阵沉闷的吼声。

我一听得那吼声，全身尽皆一震，不由自主，向后退出了两步。